

白衣巷

浮云几回眸



宁波白衣寺，全名“白衣广仁寺”，化作老城两条街名，纵向曰“白衣巷”，横向曰“广仁街”。

广仁街作为甬城知名老街巷，前岁因为《大江大河2》的取景成为一时的“网红”；白衣巷命运不然，上世纪90年代，这一带建起孝闻白衣小区，自成体系，白衣巷泰半成为小区内部街道。

白衣巷，光绪志称“白衣寺巷”，也叫“白衣寺前”，系白衣寺以南土地。今日，因为有广仁街横亘，又有小区围墙阻隔，小区门朝南，白衣寺门朝北，两者好像隔着十万八千里。

记者 顾嘉懿 文/摄

参考文献

《一代词宗周邦彦的宁波情结》赵晨沙
《高僧挂单白衣寺》周东旭

钱亿的弟弟

白衣寺并不好找，入口弯弯曲绕，地图导航查无此地，若非有意踏勘，绝难知道此处还有庙宇。

经附近老太指点，从广仁街北、孝闻街东的一口子进内，可见一溜云墙陷落于都市森林，然而重檐屋宇、翼角飞檐，气势雄阔，虽然有些憋屈，但非轻易可以打压。

西北角下檐，与现代建筑有些微的交错，钢筋水泥也不与它争，微微退避了少许，让人又心疼又好笑。

哪怕到了门口，白衣寺也进不去。据老太说，大殿早已不作寺庙之用。很早就改作了厂房，一度是扑克彩印厂的库房。

白衣寺，在宁波城市漫长的时空中存续了很久。该寺始建于后唐长兴元年(930)，旧址不在现在的位置，而在旧府治之地，即今中山公园一带。宋建隆年间，是奉国军节度使钱亿的官舍。有一次，屋梁闪现一道白光，木纹中间竟然隐隐约约露出一尊观音的样子。钱亿感觉大约是神佛降世，赶紧把这根房梁取下来，请人把观音像雕刻好，供奉起来，叫“白衣观音像”。

此处有点背景不能不提。钱亿，原名钱弘亿，是吴越国的末代国王钱弘俶的弟弟，按后代的称法，好歹是个王爷。吴越国时期，钱弘亿曾任宰相、明州刺史。入宋后，跟他的哥哥一样，因避宋太祖之父赵弘殷名讳，把“弘”字去掉，只称钱亿、钱亿。

吴越国是一个以佛教立国的国度，三代皇帝都信奉佛教。好像凭着这一股子信仰就可以在五代十国的乱世中遗世独立。作为和李后主一样的末代国君，面对来势汹汹的赵匡胤，钱弘俶几乎没有反抗，他以一种近乎宗教的情怀选择了保全子民，主动纳土归宋，改易姓名，示作对赵家的虔诚，换来吴越的太平。

而钱亿也得以在入宋后保留官职，继续当他的明州一把手。

词宗周邦彦

宋代，与白衣寺结缘的第二代名人叫周邦彦。

读文学史的人一定听过这个名字，宋词“婉约派”代表人之一，词作有集大成色彩，被誉为“一代词宗”“词中老杜”。

“叶上初阳干宿雨，水面清圆，一一风荷举。”“五月渔郎相忆否？小楫轻舟，梦入芙蓉浦。”“并刀如水，吴盐胜雪，纤手破新橙。”“沉思往事，似梦里，泪暗滴。”皆为名句。

政和五年(1115)，59岁的周邦彦从山西长治太守转任明州太守。他在宁波当官时间不长，却留下深厚的宁波情结，后人将他“晚居四明”的记录。《宝庆四明志》“白衣广仁寺”词条下有记载：“……青莲阁，守周邦彦捐金，命住持僧子元建也。”周邦彦还曾刻石记录这件事，可惜现已散失。

就在青莲阁建成后的第15年，宁波遭遇建炎兵火，白衣寺尽毁，后重建。南宋诗人朱翌有《登白衣寺钟楼》诗，“凭高直欲驭西风，百里纤毫尽发蒙。楼观相望秋色里，江山争丽海光中。云容入座如相识，足力缘梯尚不穷。肯使诗成夸得意，撞钟惊起坐禅翁。”描绘了该寺重建后的气象。

周邦彦还在子城内建造过一处办公场所——鄮山堂。《宝庆志》云：“鄮山堂，在镇海楼之北，政和丙申守周邦彦因旧基建。建炎兵燹，岿然独存。”

作为词人，周邦彦自然也少不了为宁波留下些笔墨，《解语花》《减字木兰花》，七言绝句诗《二月十四日至越州》《置酒泛湖》《欲往诸刹》《风作不能前》等都是。其中，以《解语花》最富盛名，这是一首描写宋代明州元宵节的代表作。

“风消焰蜡，露浥烘炉，花市光相射。桂华流瓦，纤云散、耿耿素娥欲下。衣裳淡雅，看楚女纤腰一把。箫鼓喧，人影参差，满路飘香麝。”

因念都城放夜。望千门如昼，嬉笑游冶。钿车罗帕，相逢处、自有暗尘随马。年光是也，惟只见、旧情衰谢清漏移，飞盖归来，从舞休歌罢。”

上阙写明州灯夜，下阙遥念汴京，辞藻华丽，虚实相生，很有他本人的风格。



宁郡地輿图里的白衣寺



白衣寺资料图

寺僧和弘一

位于中山公园的古白衣寺在明洪武三年(1370)，又一次改朝换代的时候倾圮，原址改回府衙用房，寺庙则移到了原址的西北方向，世称城北白衣寺。

这块地方即今白衣寺所在，是在原来普宁寺和奉圣寺两个尼姑寺的废基上建立起来的，定名为“白衣讲寺”。讲寺是指从事经论研究、指讲经说法的寺院，有别于禅寺之修行道场。生活在这里的僧人，多少有些学问。明永乐、天顺年间，白衣讲寺相继重建佛殿、山门、方丈室、并增建了禅堂。

明末清初的时候，这里有个和尚叫槩山，曾经是儒生，明清易代时出了家。他的师父是金峨寺的僧人博融。虽然学禅，槩山到底不喜欢结交僧人，和他来往的都还是读书人。从金峨寺下山，槩山就住在白衣寺，与一个叫倪元楷的朋友家很近。倪元楷也有气节，曾因不愿剃发而入狱。他和槩山常有来往，常常邀请槩山一起参与南湖诗社的活动。倪元楷有一首《过白衣院访槩山和尚不遇》：“白云渺渺隔花台，拂面红尘扫不开。松下鹤眠无应答，一堆落叶乱苍苔”，反映了两人的交谊。

清顺治年间，白衣寺重修殿宇，建造了关帝殿和十王殿。1891年10月11日《申报》上刊载一则新闻：“宁波北门外白衣寺古刹也，大殿早毁于火，后殿岿然尚存，住持某僧向各处募化，敲破木鱼，三历寒暑……去冬，重兴土木，迄今规模粗具。月之初五夜五鼓时，后殿火起，光照通城，各水龙闻警驰至……新造大殿及东首一带僧房得保无恙，而后殿五楹已化劫灰矣。”现存大殿即新闻中1891年重建、在火灾中幸存的屋宇。

1931年4月，弘一法师来宁波，亦曾挂单白衣寺。期间发生过一桩事情，慈溪金仙寺的住持带着五磊寺住持的意思造访，希望弘一法师能去五磊寺创办“南山律学院”。弘一刚开始很高兴，结果，两个兴奋的住持以弘一大师的名义，去上海发动了一场募捐，募得大洋一千元。弘一得知，深陷烦恼，对来白衣寺看望他的学生刘质平说，自己坚持以弘律为己任，“不化缘，不收徒，不任职，直至圆寂，此志不移”，表明了法师的一种态度。

3